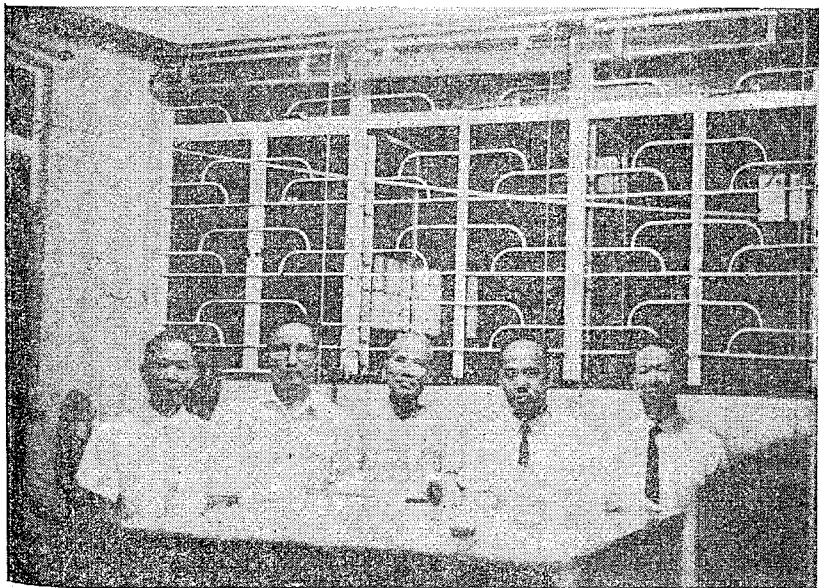


王師鈞豪來校的時候，我正是四年級畢業班，尙得親聆他所教的冶金計算，金相學，非鐵冶金，並補教三年級應教的火試金實驗等科。此中冶金計算及金相學二門功課，不是太好學的，經他深入淺出，裊裊道來，同學們不敢說是入門，大家都覺得如坐春風，門徑是窺到一些的，無不稱贊佩服，有時碰到要用微積分的地方，我們雖剛學不久，但多早已忘得一乾二淨，他老人家二三十年所學的仍嫻熟無比，嘆為觀止。火試金試驗一門功課，好像彫蟲一技，沒有什麼好學的，在他教來，爐子加煤炭，他親自動手示範，比熟練的工人加煤反為得法，要同學們也一個一個的練習，用汰盤淘洗金沙也是一個令人不耐煩的事，他也親自先做給學生看，把粒粒金沙洗出，其他如火試金的天平是一種極精細靈敏的儀器，要我們在用的時候連呼吸都要放小，指導之詳自更不用說。王師學問淵博世所共知，經驗嫻熟非及門者或知者尙鮮。抗日戰起後王師為資委會籌備昆明煉銅廠，初在長沙籌劃，廿七年一月我和同級陳泰棟、覃修謨等數同學適亦在長沙，曾去拜謁，余抵滇後亦去昆明馬馬街子晉謁一次。煉銅廠新工既成，順利生產，乃又回校作育青年，對吾校礦冶科貢獻特多。知其近年來在港頹廢餘年，晚景佳勝，健康情形好，雖年屆耄耋，百歲可期，私衷竊以為慰。今噩耗既傳，能不震驚！唯我王師，冶金泰斗，一代完人。獻身事業及教育，功在國家，雖死猶生，可以無憾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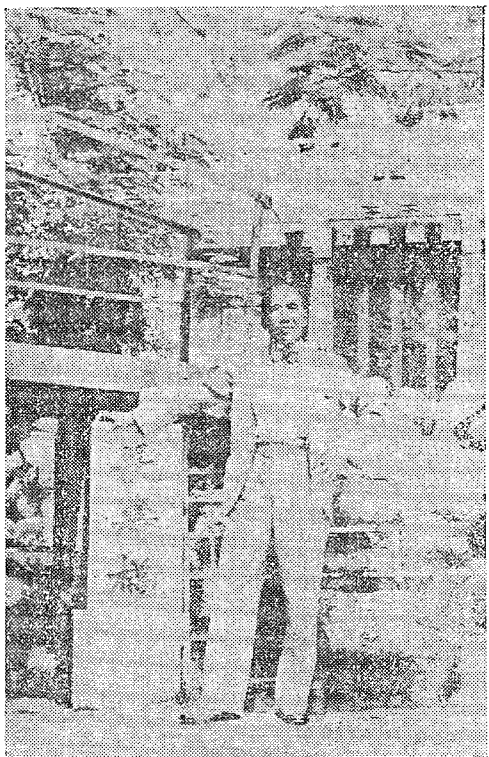
五五年馮大（右二）陳金釵（左一）赴泰過港時  
與師王與崔祖雄（左二）楊延撫（右）合影

## 悼念王師鈞豪博士

盧善棟

今年三月間伯楨兄自西歐返國，我與他在長夜漫談中，詢及王師鈞豪在港狀況，據告當他去歲離港前，曾訪謁王師，王師雖已年登八旬，精神仍極矍鑠，能作長夜談，且談鋒不減當年，滔滔不絕，尙能憶及各礦冶系同學，垂詢備至，其時適近王師八旬壽慶之期，吳兄乃從權為此間礦冶系同學聯名致賀禮一件，用申慶賀，我聽了後，衷心感到十分快慰，

同時對吳兄代禮做得很週到，表示謝意，因為對老年人言，一份聯名的禮物更具意義和快慰，他相信許多學生仍然不忘師尊。我記得當王師七秩大慶時，我們也會這樣做過，很有意義。



王師民國十四年於龍容龍別墅

我們礦冶系在平越的全盛時期，專科教授皆為一時名師，系主任何杰（綽雲）兼教授，專授普通地質及礦床生因論，湛溪溪教授專授探礦有關課程，王鈞豪教授專授冶金有關課程，王紹瀛教授專授選礦及礦山測量，蔡承雲（女）教授專授礦物學及岩石學。這幾位教授在大陸陷匪後即失去聯絡，惟有王師避處香港得有聯繫。因此，也是我們在臺礦冶系同學精神所繫，如今王師作古，能不令人悼念，嗚呼！

王師在平越時

，頂禿腮鬚，常衣中式長袍，神情嚴肅中帶有慈祥，操無錫官話，娓娓善談，人稱雙重博士，因為他在遜清時代中過進士，點上翰林，後來又赴美深造，專攻

冶金，復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，真是學貫中西，世所罕有。

王師授課時，講述綽綽有餘，層次分明，敘理論窮根底，言操業示動作。當時抗戰，學校設備簡陋，教授操作狀況唯賴繪圖及動作表示，給予學子以深刻印象。王師講授之黑板工夫（能邊講邊繪詳圖，並註及動作）實極到家，兼及講述神情並茂，使聽者如置身於工廠境界，故王師講課本科同學皆不缺席，而高年級者尚有重臨再聽。

王師具有捷才，我記得有一次他和管理系楊教授的開玩笑對答。管理系楊教授我已忘其大名，但只記得大家都稱他渾號「YY楊」，諒因其大名的英文拼法中第一字母皆有「Y」；又因他患有痼疾，足趾全部向內歪斜約六七十度左右，穿有特製皮鞋，故亦不悉步履艱難，但因此他的渾號又變為「歪歪楊」，這一天他在路上遇到了我們這位王教授，含笑問道：「貴頭日月同光，似在南，如在北。」因為王教授頭髮拔頂，光耀異常，「貴頭」諧音「龜頭」，以平越南北門皆有許多石碑由石龜承托，故曰：「似在南，如在北。」王教授聽了漫應道：「足下風雲莫測，看向西，偏向東。」當時，我們聽了莫不叫絕，哈哈大笑，蓋「足下」亦語寓雙關，看楊師向西步行，而其足偏向東也。

我們礦冶系是「礦」「冶」兼學，並不分組，不

過我當時是決定幹礦，但對冶也不馬虎，這是王師教誘所致，因此我的畢業論文雖然是礦，可是冶金我也不肯錯過這位名師指導的機會，乃自選一個研究專題——「精煉錫除銻之研究」，王師也欣然給我許多指導，完成研究，選載入我校「礦冶」專刊。

大陸陷匪，王師到了香港，我當時也在香港，因此時往訪候。記得有一次我與內子唐又貞邀請了王師，系友黃居仁兄，及龐錦垣兄全眷同作容龍別墅之遊，當時王師以有學生為伴同遊，神情極樂，無所不談，我們在別墅中午宴，攝影留念，興猶未盡，乃連夜宴為樂，我以專車邀請王師母，師母因有一眼廢且不良於行，未能同遊共飲。這是我與王師相聚最可憶念的一次。

去歲王師嵩壽，曾自己設計壽碗。分送兩只給我，「壽碗」為白磁燒製，徑大一二五公厘，碗上線線有寬六公厘黑色花紋邊，下緣有細線兩圈，正面為彩色國畫山水，背面有「同延壽愷」四個隸體金字，並鑄有「鈞豪持贈」及「丁未孟春」等行書金字。這是王師八旬定製的，特贈給我們作為誌念。

今年五月，復聞王師仙逝，睹物思人，悼念之情無已！吾師福壽全歸，應無遺憾，所有憾者，乃既見紅衛兵作亂，而未能及身親睹國軍收復大陸，安眠無錫故土歟！

## 懷念王師鈞豪二三事

林鴻標

記得我第一次見到王鈞豪教授，是民國二十八年的初春，在貴州的平越。那時他剛從雲南回到學校，穿着一襲絲質長袍，文質彬彬地踱向福泉山——那時的採冶系（後來才改稱礦冶系）大本營。當時，我們還是一年級的「新人」，沒有上王教授的課，祇知道他是我們學校的老教授，庚款第一期留美的博士，冶金泰斗，曾負責中央煉銅廠和昆明煉銅廠的籌建，大家對之莫不肅然起敬。

在一次礦冶系的集會上，我們聆聽他購了一段富啓地性的故事。「有一個下雪天，一個房子裡聚了好幾個人，房子外面來了一隻老虎，房子裡的人，有一位喂哩哇啦在叫，一位捲起袖子便衝出門去，赤手空拳去打虎，一位不慌不忙找了根木棒才關門出去，剩下一位在房子裡，斟了一盃酒準備欣賞雪中打虎的鏡頭。」王教授接着說：「你試猜猜看，原來在那房子裡的人，那是一位江蘇人，湖南人，廣東人……」他的言辭，抑揚有致，段落分明，給我們很深的印象，這可算是我上王教授的第一課。

後來，我們班上的冶金課程全由王教授擔任，他將許多繁複的冶金問題，有條不紊地抽絲剝繭，使我們學習起來非常省力，他引導我們進入了一個新的冶金世界。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，這句話很可以拿來形容王教授的講課，我們真如坐春風，尤其是他對於各種數據的熟悉，娓娓道來，如數家珍，記憶力之好真

令人敬佩。

王教授對於同學的作業也是非常認真。他教我們的「冶金計算」，最後還有一大串問題，我們都很認真的一板一眼的演算，並且很用心的磨正交卷，的確花了不少工夫。大約是那批作業的整潔，贏得了王教授的好感，觸動了靈感，於是他老人家提起毛筆在我們的「冶金計算」作業簿的最後一頁批上了駢四對六的評語，就像國文老師批作文卷子一樣。在那一大堆噓噓成份、烟道氣體積，熱量多少的一大串阿刺伯數字中間，可以看看「之乎者也」一樣發生靈感，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；最難得的是，那四十多份卷子，份份都一例有評語，並沒有雷同的。由此可知王師對國學修養的深邃。

我們對於這一份經王老師品題過的作業，都非常珍惜，尤其是我的一份（用我家鄉特產的上白連史紙（這種紙在大後方不易找到）抄寫，加上王教授瀟灑的一手趙字，更覺名貴，決予珍藏。這份卷子為陳福光兄借閱，後來帶到重慶還我。為恐這份有紀念性的文件在戰亂中散失，我於離渝赴印前夕，曾特地將這本卷子和一本日記託班友吳啓錚兄帶去他家中存放，但二十多年我和吳兄東西流轉，迄未晤面，諒必那份東西還存在戈陽溪邊吳兄的上饒老家。

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我們畢業時謝師宴上的一幕。那天在座的，除王教授鈞豪外，尚有謝教授湛溪，王